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# 古衛城裡的紅磚厝

吳崇巖

據說童話故事的開頭都千篇一律，米歇爾精靈一直都在追逐它的活火山，馴鹿拉過的雪橇會將童年再治癒一遍。但衛城的童話矮得接地氣，爬牆的壁虎趴在屋簷下，幼犛在鞦韆上伸著長長的懶腰，拄拐的阿伯推門而出。我用平面鏡去拍攝，在多以青磚青瓦為特色的古民居裡，用方磚和石頭砌成的閩南古厝就足夠治癒整個童年。

古厝形似殿宇，雕樑畫棟，被稱為「皇宮起」實至名歸。它偏要再以頂落屋架為計，再分出五架、七架和十三架的尊卑。大約是「天高皇帝遠」的緣故，又或者是在南洋推崇的「冒險犯禁」精神，閩南人身上的那股愛拼敢贏的勁，在哪個行當裡都要發揮出勢不可擋的架勢。他們對於房子的追求已經不止於別具一格的名詞，睥睨寰宇，那就把皇家專用的紅磚瓦搬過來，讓官邸和鄉紳的宅第披上相似的外表吧。

修建於清嘉慶二十一年的「大夫第」是日茂行商號的祖厝，因主人林振嵩「克襄王事」（捐助軍需）而被授封官職，功名等身高。我是在夜幕下造訪的這座古厝，門口的那對旗桿石打起了瞌睡。光色單薄，但古厝用週身多彩的色澤提醒我，不要讓描述太單薄。

我被它的高調驚艷到，古人建厝也能如此精緻，把一眾中國色發揮得恰到好處：牆面的花草浮雕不是紫，是暮山紫。對，就是一千多年前王勃在《滕王閣序》寫的「潦水盡而寒潭清，煙光凝而暮山

紫」的紫。年輕的王勃站在佈滿夕陽的山前，像煙一樣的水霧、落日餘暉的光線似乎凝固在一起，給山罩上一層薄紫色，他怦然心動，落筆而成這個「暮山紫」。底座的長條石不是白，是東方既白，蘇東坡在《赤壁賦》寫的「相與枕藉乎舟中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」。那是蘇東坡和他的朋友們在船上宴飲後，次日晨看到江上微明的天空，藍濛濛透點白的顏色。護廊的欄杆用的是海天霞，「同在瀟湘吾獨返，相思頻寄海天霞」。牆面的小方磚是婉岱綠，乃宮牆之色。頂上的瓦一半是石榴裙，一半是天水碧，交錯堆疊成一字。魚型滴水獸的身是朱顏酡，尾巴是青玉案，眼睛是藍采和，魚鰭則是螺子黛。「燕尾」脊的綠不是綠，是庭無綠，乃竹林之疊翠；「馬背」脊的青也不是青，是魚師青，乃將雨之天色。軒房牆的磚是繡，繡是紅色，因為敬畏天地，周代貴族禮服的顏色，上衣為玄，下裳為纁。連廊下的柱是絳，絳是淺紫，孔子出於對周禮的維護，把南方絳定位正色，東方妃、南方絳、西方黛、北方玄。

我能在大夫第裡找到一百種以上的中國色，我卻不能將生香活色一一復原。我想東方韻大概真的刻在我的骨子裡吧，否則，這些色彩怎麼只靠名字就已深深擦癢了我的心。我觸到那一塊塊的煙炙磚，這些在古老柴窯中歷經淬火，草木灰落在碼疊整齊的磚縫中，窯火的高溫令其呈現暗褐色或淺紫色的紋路，出窯後又變成紅黑相間的閩南本土磚，都具象的出現在我眼

前，令我欲罷不能欲說還休，真是天涼好個秋。中堂的頂樑上懸掛著「聖旨盒」，是嘉慶六年由禮部頒布的聖旨，盒內有兩卷聖旨，每卷正、反面分別用漢、滿兩種文字撰寫：誥命日茂行林文潛之祖父攀芝公贈封「奉直大夫」，其祖母盧氏為「宜人」；誥命其父林振嵩為五品官銜「奉直大夫」，贈封其母蔡氏為「宜人」。只在小說和歷史劇才看到的聖旨，此刻活色生香的在我頭頂。無需匍匐跪臥，我近乎伸手可及，這應該是我離皇權最近的一次。連紫簾也放棄宿眠，透過瓦簷伸出頭來一探真假，白色櫻花在皎皎月光下小巧玲瓏，繡球狀馬櫻丹垂著淚，百花都想在黎明前的黑暗裡奪魁。

但我依然不得不遺憾的說，經過兩年多的風雨洗禮，大夫第因缺乏修繕而顯得破舊。

藉著點點燈光，我能辨認高挑開闊的門庭，屋簷上精緻的白鶴與梅花鹿圖案，窗格上雕飾古雅的四季花草。黎明前的夜很靜，但我耳邊喧鬧，它們在大聲向我昭示昔日主人的身份。夜幕之下，我抬頭仰望，我相信所有的哭泣來自星星，太陽和月亮的背上並沒有減少，天上的事物啊，只有繁密的星星與天下的百姓同呼吸，傷感悄無聲息。

時光容易把人拋，紅了櫻桃綠了芭蕉，日茂古厝已風光不再，門當和戶對都沒了蹤跡，唯余一塊仿製嘉慶皇帝御筆親題的牌匾懸在不符「皇宮起」美名的屋簷下。經年的石杵存著不知年月的潦水，予予在

月光掩映下沉沉浮浮。倒是院門口的三角梅開得艷麗傲嬌，全然不識人間滄海桑田的滋味。為什麼我們在博物館的玻璃櫥裡精心保存幾塊殘磚碎瓦，同時卻把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古建築遺棄得片瓦不留呢？文物保護，任重道遠。

隨著古厝群沿坡而上，我和「篤山書院」迎面相撞。衝擊感、壓迫感撲面而來。我從低處仰視它，作為日茂家族子弟的讀書之處，「大書房」有深沉有厚藝。我在書院裡聽她高談闊論關於建築工藝，談論月光佯裝成千堆雪，將外牆的文字拼磚照亮。她告訴我當初建造的考究與線條的硬朗，而我看到的，是飛簷斗拱上的鸞鸞鏤月，是石材、紅磚和瓦礫的交錯堆疊。我在還原最本質的你，還原築牆、起厝、鋪埕的過程，還給書院以方正、古樸，但歷史卻拙實、厚重。我不想用滄桑或破敗去形容，當我讀懂大書房這部史記後，我想用浪漫去重構。原來在這座書院裡，浪漫可以很奢侈，奢侈到晚風替茂家少爺翻書頁，書上說，十一歲就開始與父經商的少年路過泰國和吉隆坡，品嚐到椰香和奶淇果；奢侈到月光為我講故事，故事講了林朝素和劉瑜璧的事跡，也講了生命與革命的融合。

如今盛景不復，昔日的書房已風燭殘年，如百歲老人般枯槁。我深知不被保護的古建築的終點只有一個，那就是死亡，空的房子會被新的主人取代，舊的貨鋪會被新的商鋪取代。每幢建築被安放在這裡本就是一場體驗，我們要接受事物的發展與更替。但我心依舊悲涼，這些紅磚厝在我的生命裡出現的時間並不長，我不會時刻去想念她，但在某些時刻，她一定會再出現在我的回憶裡。生活並不會因為某個人或某件物的離去而止步不前，但必會在某個未來的時點追憶起時，我們因為失去而感到空虛和遺憾。

## 泉州筍獅：

# 新春鼓點裡的山海武魂

李毅鵬

兵，聯村結寨構建聯防體系。那些握慣了鋤頭、漁網的手，拿起了刀槍劍戟；那些面朝大海、背靠青山的農人，成了守護鄉土的武士。南少林的剛勁拳法，在泉州的街巷村落紮下了根，也為筍獅的誕生埋下了伏筆。清雍正年間數度禁拳，泉州人便藏武於舞，以酬神娛人為名，將五祖拳的招式揉進獅舞的身段，將十八般兵器的對練藏入陣形的變換，筍獅便在這樣的智慧與堅守中，破繭而生。

新春的泉州，只要筍獅的鑼鼓聲起，街巷裡的鄉人便會聞聲而至。祠堂前的空地上，龍虎旗一展，七十二人的獅隊列陣而立，這便是「七十二地罡」，器械整齊，陣容蔚然。兩人披獅衣扮獅，獅頭眨眼、獅尾擺盪，活靈活現；七十名武士各執藤牌、官刀、大刀、釘耙，皆是閩南農家常見的物件，磨去了農作的鈍，添了練武的利。鑼鼓聲驟起，藤牌官刀對練剛勁利落，大刀殺獅驚心動魄，單劍單槍交鋒火花暗湧，七十二人穿梭變換，一字長蛇陣、蝴蝶陣、螺陣，陣陣相扣，獅影在刀光劍影中左逃右閃，時而騰空躍起、前爪撲向人群，時而俯身輾轉、避開兵器鋒芒，剛柔並濟，張弛有度。每一個招式，都是南少林五祖拳的精髓；每

一次騰挪，都是泉州人智慧的凝結；每一陣鼓點，都敲在閩南人對新春的期許、對鄉土的守護裡。

震洲青獅陣，是泉州筍獅的正宗傳承，烏獅、青獅、青獅白日眉，三色獅形各有風骨，而震洲青獅尤為威武。舊時它便以五祖拳與獅舞技藝聞名海內外，如今依舊是泉州新春筍獅的核心陣仗。老武師帶著後生們，一招一式言傳身教，獅衣上的絨毛被汗水打濕，又被新春的風吹乾，就像筍獅的傳承，在歲月的洗禮中，從未褪色。

2007年列入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，2021年躋身國家級非遺名錄，這頭從山海間走來的青獅，終於被更多人看見，而它承載的精神，也在新春的鼓點裡，跨越山海，生生不息。

泉州的新春，因筍獅而多了幾分筋骨。那騰挪的獅影，是南少林的武魂，是泉州人的剛勇，是山海相融的閩南性情。鑼鼓聲歇，獅影歸位，而那份藏在筍獅裡的堅守與熱愛，卻留在了泉州的新春裡，留在了每一個閩南人的心底。

這便是泉州筍獅，新春鼓點裡的山海武魂，是這座古城送給新年最珍貴的文化厚禮，歲歲年年，從未缺席。

## 冬臨永寧

賴瑞禹

日前，往永寧采風。

我們一行先是跨入鶯山書捨的院子，雙曲的門廊對著生鏽的鐵條。說是學堂，備感親切，原來這裡辦過女子學堂，台灣著名學者李亦園的母親林朝素在此任過校長。說話間，瞥進一處官第，門楣掛「直奉大夫」、「中憲大夫」及嘉慶賜筆「日茂」匾額，可知門第殊耀。門柱冠頭聯語「日曙隆昌帝德乾坤廣，茂懸顯赫皇恩雨露深」，雋永有味。

出了日茂堂，我們拐入一道巷子，拜謁董雲閣故居：雙翼二層八角樓，水泥結構，十分氣派。雲閣祖輩下南洋謀生，發財起厝，兒儕得以後書，他在廈門撕毀往菲「大字」毅然參加革命，在大劇院人海中讀慈母發現，母子悄悄回到永寧，長輩為他張羅婚事。新婚不多天又應調出發，無奈新娘不能同往，不承想一別成了永訣。1932年，這位年僅24歲的中共福建省委骨幹，因叛徒出賣而英勇就義。如今故居成了愛國教育基地。又拐進一處番兒樓「平糶會」，門廊嵌以石質的浮雕字碑。站在樓前，欣賞永寧詩家蔡梅舫撰的深含人生哲理楹聯，如「凡事總求過得去，此心先要放心來」，「炎涼看透心常逸，淡泊能安趣自佳」，聯語表明主人鄭尊良為人處世的心志。抗戰時為解家鄉百姓燃眉之急，永寧旅居菲律賓實的華僑捐資購糧然後運至故鄉，平糶給永寧人，永寧有仁愛正義之心的商人組成平糶會，以平糶把糧食出售給家鄉人，地址就設於這座番仔樓裡。

走進老街，只見街邊一溜兒遺跡：咱厝埕，中開坊，迎春暉，一泥坊，半邊井，各厝巷，大都是洋灰築成的。千米長的街，水碓石，連起千匠心的商店，鋪就了時代的風景。那磚石，多是外地運來，牆體廊柱，砌工精緻，其氣脈融貫主人的意圖。

### 文藝副刊

